

# 掌上明珠

贰

· 思无邪

水未遥 著

ZHANGSHANG  
MINZHU  
SIWUXIE

一场前所未有的“伪装者”式  
烧脑潜伏谍战

金牌

《烟娇百媚》  
《绣官春》后

“后宫小说”  
作家水未遥

再书权谋之殇

曾经被辜负的少女 / 游走在阴谋诡计中  
巧算智诈 / 斗智斗勇

原来再多的缘分  
终究不会圆满

再多的深情  
也都来不及说出口

我这一生心，为卿沉醉又何妨？



# 掌上明珠



· 思无邪

ZHANGSHANG  
XINZHU  
SIWUXIE

水未遥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掌上明珠. 2, 思无邪 / 水未遥著. -- 南京: 江苏  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  
ISBN 978-7-5399-8427-8

I. ①掌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9318号

|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    | 掌上明珠2·思无邪   |
| 作 者     | 水未遥   |
| 出版 统 筹  | 黄小初 邹立勋   |
| 选题 策 划  | 吴小波   |
| 责任 编 辑  | 胡小河 姚 丽   |
| 文字 编 辑  | 李 婕   |
| 封面 设 计  | 陈婷婷   |
| 责任 监 制  | 刘 巍 江伟明   |
| 出版 发 行 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<br>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集团 地 址 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集团 网 址  | <a href="http://www.ppm.cn">http://www.ppm.cn</a>           |
| 出版社地址  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网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 |
| 经 销   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|
| 印 刷     |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|
| 开 本     | 710×1000 1/16 毫米  |
| 字 数     | 313 千字  |
| 印 张     | 18  |
| 版 次     | 2015年11月第1版,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8427-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 | 26.80元 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折花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  
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

——北魏·陆凯《赠范晔》



# 目录

CONTENTS

## 雾里看花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001 | 折桂令 |
| 007 | 凤孤飞 |
| 018 | 双蕖怨 |
| 030 | 斗婵娟 |
| 038 | 摸鱼儿 |
| 051 | 花间意 |
| 068 | 好时光 |
| 084 | 破字令 |
| 096 | 回波词 |

掌上明珠



## 目录

CONTENTS

### 抽丝剥茧

|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|
| 111 | 菩萨蛮    |
| 118 | 四张机    |
| 134 | 朝天子    |
| 147 | 扬州慢    |
| 166 | 风敲竹    |
| 180 | 寄生草    |
| 190 | 章台柳    |
| 204 | 水调歌    |
| 223 | 剑器近    |
| 236 | 解春风    |
| 246 | 曲入冥    |
| 259 | 龙山会    |
| 273 | 一落索    |
| 282 | 书三精彩看点 |

掌上明珠  
· 思无邪

每个人都有秘密。

有些秘密无关痛痒，有些却被人以巨大代价掩藏着。挖掘这样的秘密，通常也要付出巨大代价，甚至丢掉性命。

第一个因秘密而死的，是秦玖。

他被自己的属下鬼白，杀死在城西平则门外的官道上。

“能看出是谁的手法吗？”

薛博仁坐在黄花梨的桌案后，阴沉的面容黑似锅底，使得充盈着明媚阳光的屋子也平白阴冷了几分。

在他面前规规矩矩站成两排的，有几大部现任的文武职最高级别官员：细作部的正卫郁李，隐者部的正卫聂朗，迎战部的副卫高良姜，清理者的襄佐顾烟雨。以及细作部的第七卫宝珠，和一个模样俊俏的白面小生。

薛博仁问出那句话后，在场的下属惊诧得面面相觑。

大镇抚的意思——凶犯是自己人？

“咳，那个……秦校尉从身后被人袭击，凶器是削尖的杨木木锥。脊背、腰部、双肩各有一个扎透的窟窿，小腹是两下，还有喉管一下。致命伤在喉管，系失血过多而死。”白面小生道。

一个满是黏稠鲜血、腥气十足的命案现场，跃然眼前。

薛博仁道：“所以？”

白面小生道：“所以，凶器既是就地取材，并非擅使的兵刃，也就不好判断手法……”

见到薛博仁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，白面小生赶紧拱手又道：“但从凶器插入的



创面和深度，可以看出，凶犯的身量高于秦校尉，且腕力惊人——秦校尉是五尺九寸高，估算一下……凶犯身高应是在六尺一寸到六尺三寸之间、武备出身、力大身不亏的猛汉。”

乍一听这范围给得很笼统，实际上，亲军都尉府的武职成员中，符合这些特征的人还真不多。

像细作部和死士部，经常要外出执行秘密任务，块头太大反而容易暴露目标；防御部和隐者部则司职守卫和攻坚，近身搏斗的时候，个高的不如矮小的灵敏，因此都少有彪形大汉。

秦玖的身高在几大部算是平均线往上，至于六尺三寸，可谓“鹤立鸡群”的小巨人了。

但少有不代表没有。

武职，高大，猛汉……

屋里的人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了高良姜——

“老高你不仅姓高，人长得也极高。”

“而且你是北营帐下数一数二的武教头。”

“听说上一届的军中大比，老高捉虎擒蛟，力能扛鼎，多项拔得头筹。连上面都赞他是万夫莫敌的盖世能人！”

三个男子说罢，齐刷刷地竖起大拇指。

旁边的两个姑娘闻言都忍不住抿嘴。捉虎擒蛟，力能扛鼎……这说的是高大哥？西楚霸王在世还差不多吧？

不过，凶犯的基本特征倒是都符合了。

然后时间和动机——

“秦校尉大概是在卯时五刻离开城南的，辰时三刻左右，尸体在城西外官道被发现。就是说，秦校尉是在王冒被释放出城的这大半个时辰内被杀害。那段时间，高正卫……哦不，是高副卫，恰好既不在执法堂，也不在北营的迎战部卫所。”白面小生道。

“又据闻，王冒是在高副卫的手里从执法堂走脱的，高副卫得知上面放人的命令，心有不甘，挟私恨去半路劫杀王冒也说不定。刚好秦校尉在场，撞见高副卫的行凶过程，被杀人灭口。”



白面小生一边说，一边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

“凡事都讲究证据的。”宝珠提醒道。

“证据？”白面小生撇嘴道，“这个……”

这个莫须有吧。

其他人在心里默默地补充。

由王冒的叛逃引起的一连串恶劣后果，让所有人始料不及。最被动最倒霉的是高良姜，保全执法堂的功劳，与看守死刑犯不利功过相抵，还从“高正卫”一下子降职为“高副卫”，简直抬不起头来。

但这毕竟是小惩，从轻发落，几大部里对此不满意的大有人在。

高良姜现在仍当着迎战部的一把手，那些眼红的、有旧怨的……趁他缺乏为自己辩驳的立场，将秦玖的死借题发挥，恐怕现在正是落井下石的最好机会。

而高良姜似也自知这种尴尬的处境，这边厢被大家当成嫌犯旁若无人地评头论足，始终面无表情也不吭声。但细看能发现他的下巴咬紧，身体也微微紧绷。这使得他整个轮廓愈发坚毅挺拔，壮硕的肌肉在袍衫中隐隐鼓胀，有种克制的阳刚，凸显了男子气概。

难怪他虽不常在部里，但每回来述职都引得女孩子们目眩神迷、趋之若鹜，还是十分有本钱的。

一直黑脸旁听的薛博仁，这时敲了敲桌案：“让你们来，是分析案情，不是东拉西扯插科打诨的！还是你们觉得，上面会因为什么人的谣言，就将阿玖的死扣到小高头上，这才故意说给我听？上面有那么武断吗？”

话音刚落，就见满屋子人眼巴巴地朝他看过来。

薛博仁瞪起虎目，有些光火地道：“亲军都尉府一贯讲究真凭实据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绝不错放一个恶人，但也不会冤枉无辜！何况，要是真咎罪小高，现在还能让他代表迎战部参与议事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！”

大镇抚一发话，众小人纷纷噤声低下头。

唯独聂朗摸了摸脖子，不怕死地道：“老秦的命案，您是不是准备亲自出马调查？”

“怎么，信不过我？”

“瞧您说的……”



薛博仁冷哼道：“我知道你什么想法，但想也是白想。这案子有任命了，你不用惦记。”

聂朗道：“竟不是给我？”

薛博仁道：“看你长得好看吗？还是因为你跟小高的关系最亲厚，案子由你经手，比较方便你为他洗脱嫌疑？”

聂朗摸了摸脸颊上彰显硬汉气质的刀疤：“属下要被您冤枉死了……属下就是想为您分忧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薛博仁面无表情地敷衍道。

聂朗：“……”

暗卫营三大部，如今防御部的秦玖死于非命，大镇抚不出面，也不委派给隐者部，就更不可能是老高的迎战部。而郁李的细作部一向不管内务之事，死士部又刚出了王冒的乱子，那么……

聂朗狐疑地看向一侧的白面小生。

“别看我，我只是件作。”白面小生急忙撇清道，“我可端不起查案这碗饭。”

聂朗继而又看了看清理者小顾妹子。但他很快就耸肩移开了视线。

顾烟雨：“……”

这时候，不疾不徐的敲门声响起。

屋里的众人纷纷环顾，就见薛博仁抬了抬手：“好了，端饭碗的人到了。去开门吧。”

挨着门扉最近的是顾烟雨。

“吱呀”一声——

外面拂进来的风吹动她的发丝翩跹飞舞，明媚的阳光下，草叶香气随着敞开的户牖扑面而来。顾烟雨一只手扶着门扉，另一只手挡在额前，仅隔着道门槛，一个着一袭月白缎云竹纹袍衫的男子，在融融的光晕里长身玉立。

距离这般近，落入她眼中的对方过于清俊的面容。慵懒含笑的目光，嘴角略上翘的弧度，也都耀眼得似阳春白雪一般。

顾烟雨觉得来人很面生，好奇地打量了几下。

“多谢。”男子嗓音舒缓地道。

“不……不客气。”

“我是白沉。”男子又微笑着道。

顾烟雨点头道：“……我是小顾。”

“你好，小顾。不进去吗？”

话音也含笑。顾烟雨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转身往回走。

有种人不仅生就得天独厚的好相貌，又兼具后天的翩然风流之质。身材修长的男子亦步亦趋而来，一副中规中矩的士庶打扮，偏偏穿出了卓尔不群的味道；且因出色的颜容，修皙清俊，自有气韵。他周身看上去懒洋洋的，好似永远睡不醒，漫不经心的目光中却犹带光风霁月的清透，雍容雅步，怡然自得。

屋内众人均眼前一亮。

薛博仁道：“介绍一下，这是隶属于暗卫营编制的第七卫——加入亲军都尉府七年，驻京城六年。也是即将留守的防御部正卫，白沉。”

防御部的武职一等阶多年来虚位高悬，引得人心浮动，一点小功劳便争得头破血流。几个副卫、校尉更是明里暗里争斗不休，却都是白忙一场！

顾烟雨这时扭头看过去，正巧四目相对，她满眼的好奇，换来男子春山明媚的微笑。

“恭喜恭喜，老熟人！顺利扶正。”宝珠率先上前道贺。

她也是派驻京城的第七卫，二人有过数面之缘。

“可喜可贺，咱们又有了位白正卫。”聂朗紧随其后。

走了一个王正卫，来了一个白正卫。

“久仰小白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风采卓绝。”郁李颌首致意。
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沉痾已久的防御部看样子是要大换血了。

随后，其他人也来打招呼。

轮到顾烟雨时，白沉主动走到她面前：“以后请多多关照，小顾。”

男子垂敛着眼眸，颀长的身躯投下阴影来。顾烟雨看着伸到面前的修长的手，想了想，她飞快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指头。

说是握，不如说是捏。然后她把手藏到了身后。

“多多关照。”她轻轻款款地道。

白沉低低地笑起来：“好。”



“既然防御部的一等阶归位了，关于阿玖的遇害……”薛博仁神情凝重，声似叹息地道，“本部的事便由本部的人来管。小杜那边，把衙门的事暂且放一放，全力配合小白。其他人也谨记着照应。五日之内，报给我结论。”

小杜指白面小生，杜衡。

“……五日？”杜衡咋舌。

“怎么？嫌多？”

杜衡挠头。

“五日已经宽限了。还是看在小白初来乍到的分上。”薛博仁道。

正因为初来乍到，千头万绪，才更难入手吧。

几道同情的目光朝着男子投射过来。聂朗却先看了看高良姜，再看向“到任新官”，又多带了几分同辈人之间的审视和打量。

白沉这时微笑着敛身：“大镇抚放心，如期。”

每个人都有秘密。

秘密有时可以让人死，有时也可以让人生。

因秘密侥幸捡了一条命的，是王冒。

这个死士部最大的叛徒，在四月初十那一日晨曦，从北平城全身而退。

“既然阿玖的事已经交付妥当，下面，可以说说前日夜里的那场祸乱了。”

薛博仁低沉下去的声音，将屋内的气氛也带入某种压抑的静默。

所有人的表情都跟着凝重起来。

亲军都尉府的每名成员都应牢记前日——洪武二十九年，四月初九。

那是几大部创建以来，北平最动荡最黑暗的日子。

当日的子夜，储存着大量机密情报的架阁库起火；一伙怀揣着火器的蒙面凶徒，劫了关押死刑犯的执法堂；死士部的前任正卫王冒，趁乱逃脱。同一时间，东宫秘密派出的一批精锐人马，夜袭北平城。

子夜的笛声飘荡在北平的上空，城内城外的混乱在冲天的火光中持续了整整三个时辰，直到东方破晓，一千来犯者在几大部的合力围剿下，几乎全军覆没。清扫战场时，聂朗带来了上面的命令：释放王冒。

“我们的人死了，架阁库和隐者部的公署也烧了，对待内奸、叛徒向来绝不姑息的亲军都尉府，唯独这次对王冒网开一面。你们中有在场的，有不在场的；有知情的，也有不知情的，是不是不能理解，也很难接受？”

薛博仁锐利的目光一扫过众人。

鸦雀无声。

秦玖还活着的时候，曾在王冒跟前讲过这样一句：大家各为其主，不过是立场



不同。

“立场”这个词用得太好了，它可以混淆是非对错，模糊爱恨情仇，有的只是各自不同的选择。就像王冒选择站在与北平对立的阵营，他就从昔日并肩作战、生死与共的同僚知己，变成不共戴天、相见眼红的仇敌。你不杀我，我便会杀你。

道理看似很简单，真正面对这种背叛，痛心尚来不及，用手中尖刀插入老友胸膛，未免太残忍了。不像少年时在训练场，两方捉对厮杀，都认真而拼命。只要一人认输，就能化“敌”为友，重新较量一场。此时此刻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，输赢定生死，敌我不两立。

所以在得知了上面释放王冒的命令，原应该表示强烈不满的众人，天知道！那一刻，都在心里狠狠松了口气。

这不是当断不断妇人之仁，而是无法磨灭那么多年付出过的最真挚义烈的友情。正如当初王冒落网的时候，薛博仁亲自下令将他关押进执法堂，三天之内处以极刑。断臂之痛，让他几乎无法承受。最难承受的却是上官翹站在他面前，得知真相后，望着他的一双眼睛。

当年那个受尽委屈的孩子，已经一路倔强地长大了。亭亭玉立，自信张扬。她美丽的眼眸里闪着光，那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，使她遇强则强，永不言败。她在原本属于男子的死士部闯出一席之地，她傲然站在一众老资历的前面，绽放着足以耀目的绚烂光彩。

也是那时候，桃李年华，鲜妍明媚，满城的男儿都瞧不上，唯独于千万人里心系着一个他。旁人只道她心高气傲，一团焰火似的，却不见她在面对那个人时，总是羞赧了笑靥的绯红脸颊。

为她抚平伤口、陪伴她一起长大的，她的王正卫；被她温柔而虔诚地珍爱追随着的，她的王正卫……

昨日的傍晚又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就像绿青带着上官翹来城外驻地的那天一样。薛博仁去地底石牢看她，雨天的潮湿夹杂着夜的凉意，充斥在幽深的甬道内。豆大的雨珠密密匝匝地撞在棚檐窗棂，又纷纷化作雨雾。

上官翹靠在铁窗前，安安静静，不吵不闹。而那漫天的雨雾仿佛就落进了她的眼底，湮灭了她眼睛里所有的光。

被亲军都尉府辜负的两个孩子，一个成了叛徒，一个成了罪人。走了的永远走了，留下的这个，似也随着那个人的离开，身心俱丧，魂飞魄散。

“你不是要为他赎罪吗，为他偿还？”

薛博仁的声音，冷冷地在空旷的石牢里回荡。

“如果你还能站起来……两年。两年后你完成任务而归，功过相抵，一笔勾销。”

“但如果你死在外面，或者没完成……”

薛博仁不管她听进去与否，自顾自地往下说——

“这是你能留在亲军都尉府的唯一机会，最高保密级别的任务，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死命令，不存在没完成却全身而退的可能。如果你死在外面，英魂墓碑上不会有你的名字；你将跟他一样，成为死士部最大的耻辱，永远从机构内被除名。但如果你能拼死完成……”

亲军都尉府是没有“退役”一说的，要么在机构内，要么身死，或者是叛出。叛出者，终其一生被追杀，不死不休；身死者则为英烈，名字刻上英魂墓碑，为后辈人世代祭奠和瞻仰。

不是每个犯错的人，都能得到将功折罪的机会。上官翹劫狱执法堂，救助叛徒王冒逃脱，行为与叛出无异，没有资格被原谅。

上面对她破了例，不是动了恻隐之心，也不是对过去补偿，而是因为这个任务需要这样一个人去执行，上官翹刚好合适而已。

规则永远是残酷的，铁血铸精魂，轻身以殉义，亲军都尉府因此在对上东宫势力的时候，很少会失败。死士、暗卫、细作、清理者，姚公麾下的四大秘密力量，犹如暗夜中的四道熊熊烈焰，敌王所忤，攻无不克。

可取得的战绩再骄人，这些年来几大部的牺牲同样是巨大的。薛博仁送走过一茬又一茬抚育培养起来的精英，意气风发地离开，再也没能回来。无数年轻而美丽的生命之花，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孤独地凋零。

现在，上官翹也要孤身上路了，在她刚刚被击垮、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，去执行一个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的任务。

她还有活着回来的可能吗？

薛博仁紧紧抓住铁栅，他看着石牢里那个苍白而虚弱的姑娘。



很多年以前，是他从姚公的手里牵过她的小手。他记得那时小妮子歪着脑袋，一双黑亮的眼睛斜斜地瞟着他，充满了好奇。直到姚公离开，她拽拽他的袖子，痞里痞气地问：“那大和尚说，跟了你们，一辈子有饱饭吃。他说的是真的？”

“你吃得很多？”薛博仁冷着脸反问。

她愣了愣，下意识地摇头。但她很快又点头。

“现在吃不多，以后会多。越来越多。”她很认真地道。

薛博仁理了理自己被她拽皱的衣袖：“我也吃很多。”

年幼的上官翘歪着头，不太懂。

“但我很能忍，尤其忍受饥饿。你呢？”

她警觉地看向他，抿嘴不说话。

“你问我能不能让你一辈子吃饱饭。一辈子那么长，我不能保证。我只能说在我有生之年，但凡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会让你挨饿。”

小妮子低头用脚尖蹭着地面，想了想，才道：“那如果，我是说如果……以后我惹你不高兴，或者犯了什么错，你会像庙里的那些起先收留我，后来又撵我走的大乞丐一样，不要我了吗？”

脏兮兮的小脸上满是硬气的审视，仿佛只要他稍有犹豫，她就会头也不回地走掉。只是，她攥得紧紧的小拳头，泄露了心底的紧张和委屈。

薛博仁居高临下地看她，面容严肃而刻板：“那我会努力，不让你犯错。”

他的话刚说完，小妮子猛地扑进了他怀里。身板瘦瘦，力气不小，把他撞得一个趔趄。

“那我也努力，不犯错。”

子不教，父之过；

教不严，师之惰。

他的小徒弟，他的孩子，而今铸成大错，成为罪人。为了赎罪，孤零零地去送死了……

薛博仁隐在袖中的手死死地攥成拳，巨大的负疚感和心疼，压得他的脊背佝偻下去，仿佛一下子变得苍老了。

“如果你能拼死完成——”他深吸口气，用尽量冷静的语气继续说下去。



“你就从罪人一下子变成英雄，是所有人仰望的功臣，也能重回死士部的位置。”薛博仁一句一顿，“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不管你是罪人还是功臣，你首先要活着。哪怕有一日断了手，断了脚，哪怕是用爬的，你也要给我活着回来……你要记住我们都在等着你，等着你回家！”

躲在墙壁角落黑暗处的绿青，用手捂着嘴，眼圈红透了。薛博仁这时将铁栅的钥匙掏出来，挂在锁扣上，哗啦的声响在地底石牢格外清晰，他转身大步离开。

“大镇抚……”

身后，传来她轻而沙哑的嗓音。

薛博仁的脚步滞住，但他没有回头。

许久，听到她说：“我……答应你。”

角落里，绿青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薛博仁迈步而去。

外面的雨已经停了。

云破月出的柔和光芒一点点流泻进来，铺满了清冷的牢房。上官翘将头微微靠在窗棂上，注视着漆黑夜幕的方向。她的手里，攥着一串檀木珠，淡淡的光泽，饱满而圆润。被她以保护的姿态，紧贴在心口的位置。

然后，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站起来了。在晨曦微凉的雾霭中，踏着满地的萋萋芳草，她独自踏上了那千里之远、凶险莫测的征程。

不仅是给他和她赎罪，也为了将来还能有再见面的机会。

她走的这日，没有人去送她。

经过城西那座白塔寺，上官翘仰头望着白塔上的风铃，在心里许了一个愿。

她将那檀木手串留了下来。

作为对老父的承诺，也像是约定，连同她的心，她难以割舍的眷恋，一起留在了北平，留给了所有等待她归来的人。

“丁零——”

窗前悬挂着的铜铃被风吹动，发出一声悦耳的脆响。

此刻在屋内的众人纷纷看过去。

铜铃在风中摇摆，来来回回，上面的银色花纹在阳光的映衬下闪烁着光芒，照耀

